

恶德的根源

劫容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香港大富翁在他晚年之际，忽遇美艳女子林月婷。大富翁凭藉自己雄厚的财力，金屋藏娇，终日寻欢，使自己落入情欲的陷阱。而艳妇林月婷想要独吞他的偌大遗产，忍痛割弃了自己的爱情，不择手段地用色相使富翁沉溺其中……

在她百般风情，诱惑，取悦之中，年迈体弱的老富翁心力衰竭，很快地在欲海中死去……老富翁留下了遗嘱。

林月婷和老富翁的儿子、儿媳妇们全被贪欲冲昏了头脑，他们迫不及待听着宣读遗嘱的内容，可不料……

本书揭露了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与丑恶的金钱关系。正如叔本华所说的：“心灵的财富是唯一的真正的宝藏……”



淫欲与贪欲
是恶德的根源



目 录

- [1] 美腿大赛引出了…… 1
……恋爱的本钱是青春。
——叔本华
- [2] 欲望的陷阱 31
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，必须自愿节制欲望……
——叔本华
- [3] 肉体的代价 64
贪欲是一切恶德的根源。
——叔本华
- [4] 艳妇的用心 83
一切诱惑都是恶魔的化身。
——叔本华
- [5] 金屋藏娇 109
性欲可使当事男女盲目。

——叔本华

[6]

男管家

138

把爱人让给别人，实是所有牺牲中的最大牺牲。

——叔本华

[7]

可怕的约会

161

财富并未见能增加人的快乐，穷人露出愉快神色的机会，至少并不比富人少。

——叔本华

[8]

男人一半是兽性

185

人根本是野蛮的，是可怕的兽性……

男性性倒错其特征而言，不独是违反自然，而且是极端令人不齿，令人恶心的怪现象。

——叔本华

[9]

遗嘱的谜底

207

无欲是人生的最后目的，是的，它是一切美德和神圣的最内在本质，也是从尘世得到解脱。

——叔本华

注：叔本华系德国伟大哲学家

1

美腿大赛引出了……

世界上美总能掩盖着丑，人们狂烈地仰慕着外在美的同时，而忘记内在的丑，这是人类的悲哀之处。

人们赞美彩蝶翩翩起舞，却忘记了它一生为害人类；而蜘蛛有益人类一生，扑蚊捉蝇，就因为长得丑陋，人们就厌弃它，往往用一种丑恶的形容来取代之……

瞧，在这里人们为了单纯追求美的大赛又开始了！

香港。

灯火柔曼，轻曲缭绕。

港姐美腿大赛正在进行。

赛前，一位中年男子化妆大师，幽默滑腔介绍说：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今晚港姐美腿大赛正进入高潮，让我来说明一下，女性的腿部一直被认为是性感的焦点所在，身形面貌和那神秘的乳峰，均可整容，唯有一双玉腿，却无容可整，天生什么样，就是什么样了，所以拥有一双美腿的小姐，应该自豪吧！”

人们对他的说明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“下面，请陈玲贤小姐上台……”

一个港姐笑吟吟地走上来，她脚蹬红色高跟皮鞋，身穿高

弹比基尼衣裤，随着乐曲，不时舒展她美妙、丰腴的长腿，摇着滚圆的臀部。

二千多观众，不时鼓掌喝采。

“哟，双腿好靓呀！”

观众中，正坐着一位年事已高，满头白发的香港亿万大富翁，他坐在头排雅座，不时对港姐们的一条条大腿品评着，赞叹着。

最后评出了香港美腿大赛冠军，亿万富翁才离座而去，兴犹未尽地坐上了他的豪华轿车。

轿车开出不远，他顺着玻璃窗子无意地向外浏览着，突然他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。那优美的体形，立即吸引住他了，那女人腰肢纤细，臀部滚圆，那修长丰腴的长腿美极了。

他暗声说：“她才应该是美腿大赛的冠军呀！今晚这些姑娘们和她相比，差远了。”

他让司机减慢了车速，跟随他几十年的老司机深深明白主人好色的秉性。他让轿车绕在女人的前面轻轻停下，亿万富翁那苍老的色眼，偷偷地向那女子脸上望去。

“长得这么漂亮呀……”他在轿车里惊叫了一声。

那女子丰满的乳房给他的印象更深。

(一)

有一双男人的目光在紧盯着她。

她是个美丽的少妇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总有无数个目光跟

踪着她，多数是些好色之徒，在她丰满的乳峰上，扫来扫去。其中也不乏女人的目光，当然有羡慕的，但更多的是嫉妒。由于她美的太超群了，任何事物的极端，总是遭到非议的。

她的皮肤雪白，身段婀娜多姿，那双脉脉含情的目光，仿佛不断地向外吐着情话。

她对别人用目光盯着她看已司空见惯，可今天这男人的目光简直令人无法容忍。可以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

更可气的是那男人是个上了年岁的老头。他坐对面的餐桌，从用餐时起，他的目光就开始注视她了。

她低着头，装作没看见他。

这老头大概七十多岁了吧？那双色眼还那么明亮、那么固执！瞧那白发稀疏的秃顶，摇来摇去的，真可恶！

这一顿午饭，她真是吃得不耐烦了。

于是，她负着气，把手中的刀子放下来。

坐在她对面的小薇开口了：“月婷，你怎么不吃了？”

“吃不下！”

“忙了一个上午，空着肚子，怎么会吃不下？”小薇奇怪地问。

小薇跟她是在一间珠宝店作工的，今天一早来了一大批的日本客，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，每天午餐，她和小薇总是来这家中环餐厅用午餐。

“吃不下。”月婷闷闷地说：“那人那双色迷迷的眼睛总是盯住我，怎能吃得下？”

“什么人的眼睛盯着你？”小薇一怔。

“那边。”月婷轻声说：“在你后面，你看，那老色狼！”

小薇回头，看了那秃头的老人一眼，骤然，她“哇”地高呼起来：“这是苗绅士！”

“什么苗绅士？”

“苗敬明绅士，你都不知道？”小薇又放轻声音：“社会名流，报上常常登他的照片！整个香港哪有不知道他的？”

“我从来不注意这些。”

“他替社会出过不少力。”小薇说，“建立老人院、资助孤儿院……一切社会的慈善活动，他都有份。照片常常登在新闻报纸上！”

“是么？……”月婷皱眉：“讨厌！”

“真的，”小薇斜了那老头一眼，“他一直色迷迷地望着你，难道……”

“不要去看他，讨厌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”小薇轻声说，“这个老头子，儿子、媳妇都有了，但是他的风流艳史，还多得很……这个老家伙，好色！”

“这还用说！”她冷冷地说，“看他的这一副色相，就自然知道了！”

“他看中你，那就好笑哩！”小薇突然嗤地一笑。

“有什么好笑？”

“他有的是钱……他的钱，可以压死你啊！”小薇在月婷耳畔叫：“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不必整天嚷穷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月婷催促她，“快吃，我们走吧！”

月婷催促小薇，两人各付自己的帐匆匆忙忙地离开餐厅。

临走出餐厅前，月婷仍然见到那个老头子的双眼，一直盯住她的背后，毫不放松……

刚踏进“莉莉珠宝店”，老板娘莉莉已经在向月婷叫：“林月婷，你的丈夫已经打了三次电话来了！”

“哦……”月婷一愣。

“跟他说你去吃午餐，他还是继续打来。”莉莉皱下眉，“刚才又有几个顾客来，总是接听他的电话，我已经忙不过来了！”

“噢……”月婷尴尬地：“对不起，莉莉……”

“也许有什么急事，快回电话吧。”莉莉跟月婷说，“他叫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在家。”

月婷急忙走到一角，拿起电话。

拨了电话之后她的心很着急，这个时候，丈夫是应该在十字楼的，怎么会在家中。电话接通了，是丈夫的声音。她立即问：“是英才吗？”

“对。”查英才说：“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我要去吃午饭啊。”月婷轻悄悄地说，“我跟你讲，下次吃午饭的时候，你别打电话来，让我的老板烦死了！”

“我有事找你，”英才向对方说，“如果不是急事，我找你做什么？”

“什么急事？”月婷这时才醒觉起来：“咦？英才，你现在应该是在十字楼的，怎么会在家中的？”

“我有话跟你说……你现在立即回来！”他在电话里直叫：“请半天假，马上回来！”

“见鬼！”月婷轻轻说：“你的电话已令我们老板娘大发脾气了，还叫我请假！等我下班回来再说吧！”

她把电话挂上，走到对面去招待客人。她的心头突然掀起一阵烦乱，家中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她感到自己的心正在七上八

下起落……晚上下班后，她立即返回家里。

用门钥匙开了房，她探头进客厅望了望。客厅里没人影，黑沉沉的，没有亮灯。

她伸手把电灯按亮了，然后走进睡房。打开睡房的门，一眼望见英才睡在床上，他仿佛已睡了好一会儿了。

“英才”……她担心地叫。

“啊？”他竟然没有睡着：“月婷你过来。”

她走到床边去。突然，他伸出手来，把她的身体用力一抱。

“英才你做什么？”她急叫起来。

“来，我们亲热一会儿。”他已经把她拉到床上，然后一手按住她。

月婷跌在床上，他的身体转过来，迅速的把他的身体压住她。

“英才……英才……”她叫了两声，立即，她的唇片被她的双唇堵塞住了。

他突然而来的热情，令她感到惊愕。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她问。

当她凝视他时，她发觉他的双眼望着天花板，呆怔怔地，他一动不动，他的眉头紧紧皱着。

他转过头来看她，然后，他轻轻说：“我……失业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月婷顿觉晴天霹雳，迅速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呆愣住。

“公司辞退了我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

“有点麻烦……”他的眉头皱得更加深。

这一点，令她呆住。她实在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在她的丈夫身上。

英才在那家公司工作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一直由职员升上助手经理的，已做了两年了。不可能！怎么突然之间，公司会辞退他？

“这到底是件怎么样的事？”她急促促地问：“你有麻烦，什么麻烦？你在公司内得罪了什么人吗？”

“跟公司无关……”他咬咬嘴角：“而是……我自己错误。”

望着英才那副沮丧而又失魄地样子，月婷急着问：“你有什么错误？英才，你做错什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欠了人家一点钱……”终于他说，“欠了高利贷。”

“啊？”月婷一手抓住丈夫，急急问：“你怎么会在外面借钱的？”

“我和一些朋友玩牌，开始只是玩玩……谁知道，运气不好，越赌越背，”他说，“我就想捞回来，谁知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赌的？”

“前两个月……”

“怎不告诉我！”

“只是玩玩……”他喃喃地：“开始时只是玩玩。”

“你……你欠了外面多少钱？”月婷屏息着自己。

“五……五……”

“五千？五万？”月婷瞪大眼。

“五十多万。”终于，声音从他的口中发出。

“啊？……”月婷只感到有如五雷击顶一时呆若木鸡。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”他像完全失去主意：“我自己也不

明白，怎么会泥足深陷……”

月婷倒抽了一口气，她完全失去知觉，决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

“那批人，追利息，”英才口吃着说：“日日夜夜不停……一直打电话到我的十字楼去……结果……还……还追上十字楼来。”

“所以，你的行动终于叫公司知道了！”她愤怒地看着他：“所以你连职位也保不住了？”

他避开她的眼睛，不敢注视她。“你笨！你笨！”她怒叫着：“你怎么这样糊涂，我想不到你竟会这样，这样贪！”

“你还说我们积够钱，然后去买栋房子，”她哭哀地嚷：“看……我们结婚到现在，连房子都没有。五十万……五十万是一层房子了！”

“月婷……”他的手轻轻搭在她的背上。

“你不要碰我，”她狂叫起来：“你这男人……你简直不顾家！”

她猛地把他的手挥开，从地上站起。然后，她发起抖来。

“怎么办？你说，以后日子怎么办？”月婷嚷：“你自己说。”

“债是我欠的，我一个人担当好了。”他呆呆地移动嘴。

“五十万！你竟敢欠了人五十万！好了，你自己赔上条命，都不可能把帐还清呢！”

“最多去坐牢好了！”他说。

“我呢？你去坐牢，我呢？”她用手指着自己：“你欠人家高利贷，别人不把你杀死才怪！”

他变得无声，林月婷奔出房去，独自坐在客厅内，“哇”地

一声，她用手盖住脸。

她嚎叫大哭起来，她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……

(二)

林月婷和小薇坐在餐厅内，小薇在吃她的“扬州汤饭”，吃得狼吞虎咽。

林月婷却对着她面前的午餐，脸色发黄。

“你怎么了？月婷？”小薇奇怪地望着月婷问她。

“家里出了事，我实在没有心情工作。”她喃喃地说：“更别说吃饭了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英才因为欠人家赌债，被人家追上门去，公司知道后，他们怕麻烦，把他辞掉了。”

“啊……？”

“还欠了五十万……小薇，你想想，他糊涂不糊涂？五十万！一生一世也还不掉啊！”

“天啊，他怎么会如此神智不清。”小薇咬咬嘴：“这笔钱，欠谁的？”

“高利贷。”

“要付不少利息啊！”

“这才叫人急呢，我在想……不如跳楼算了，不要做人了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小薇跟她说：“欠钱的不是你……跳楼的应该是他，

不是你！”

“怎么办？”林月婷连声音都发抖了：“这件事……怎么办……？”

“你有房子，有首饰么？抽出去，或典当一点……”小薇建议：“先还一点，这样……每月的利息就不会太高了。”

“有什么？”月婷摇摇头，“如果英才手头宽裕，他就根本不必让我出来工作了。我们手上，实在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明知道环境这样，他就不应该去赌。”小薇不平地说，“你的男人，太不顾家，太不关心你了。”

“我恨他！我恨他！”一声声地，林月婷诅咒着。

“恨他，咒他，也已经迟了，”小薇说：“该想想办法。别人说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丈夫出事，做老婆的，总不能不管啊。”

林月婷头一低，眼中又含满了泪水。她匆匆取出手袋内的纸巾，擦去眼角的泪水。她哭出声来。

“不要这样，”小薇四面一看说：“四面都是人，看着你，多不好意思……咦……”突地，小薇向一角看去，面露惊色。接着，她又转过身来轻声跟月婷说：“你看，他又在看你了。”

月婷抬起头来，向餐厅墙角一看，只见一个白发斑斑的老头子，正一刻不停地望着她。

“又是那个苗绅士！”

小薇低嚷：“苗敬明绅士！”

林月婷一呆，立即转开了脸。这一刻，她已经心乱如麻，根本不理会这个向她直视的老头子！小薇吃了两口饭，突然间抬起头来：“月婷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假如一个女人，为了她的爱人或丈夫有难，她肯不肯为他而不择手段去做一切？”

“小薇？”月婷愕然：“这……是什么意思！”

“跟你说一个例子。”小薇低声说：“我有一个在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的女朋友，她和同居男人感情很好，但她的情人也和你的英才一样，欠了别人一大笔钱，于是……”

“她怎么样？”

“我的做空中小姐的朋友，于是把心一狠，利用她的工作职位，走走私。为了想替情人弄一笔钱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小薇耸耸肩：“当然被揭破了，还坐牢。我是问你，为了英才，你愿意作这样的事吗？你会这么伟大吗？”

“叫我走私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小薇摇摇头：“我是问你，你为了英才，你愿不愿意做一切？”

“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。”月婷喃喃地说。

“你真的肯为他牺牲一切么？”小薇追问她。

“也许我心中恨他这么做，”忧虑忡忡的月婷透露心事：“如果他真的有一天发生什么事，我实在不想活了。”

小薇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她压低声音说：“那么为了帮助他，你要找机会……像那个空中小姐一样。”

“我哪里有机会。”

小薇挑挑眼眉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的机会就是那老头子……苗敬明绅士！”

“他？”月婷抬起头，向那老头子一瞥，~~出于惊讶的惊讶~~。

“跟你说，你也许不知道苗敬明的事情，但是，我却听过不少。”小薇告诉她：“他好色，有妻子、儿子，但是，这把年纪，还是色心未减。他常常和不同的女人勾搭，就算是玩她也好，那些女人，任何人跟他有一手的，一百万、几十万是常事。”

“是么？”月婷一瞪眼，意外地叫道。

“他家有几亿万哩！”小薇说，“这一百多万算什么？”

林月婷忍不住，又向角落那个老头子望去。那个苗绅士的一双苍老色眼，正牢牢地盯着她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他见到林月婷望向他，他竟然微微一笑，向月婷微微点头。

“啊……他跟我点头微笑！”林月婷悄悄地跟小薇说。

“快向他点点头，给他个微笑吧。”小薇迅速告诉她。

林月婷心中大乱，却想到小薇刚才所说的话，她知道，这也许是她唯一的机会了。

于是她怯怯地向苗敬明笑了笑，笑得生硬而又勉强。

苗敬明远远见到林月婷的笑，好像发现奇迹一样。他立即又向林月婷笑着点头。

林月婷这一次，鼓起了勇气，向他点点头。

“这就对了，”小薇说：“你知道么？人到紧急关头，是会不择手段的。我想你去帮助英才，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”

小薇是轻描淡写地把话说了出来。但是不用她说得明白，林月婷已经完全知道她所指的是什么了。

林月婷知道自己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，一无所有，唯一能利用的，就是她天生丽质的本钱了。

上帝给她一张美丽的脸，一副动人的身段，她一向是女人